



腾升

学校东门外是市场。在那个闭塞的小城,那里几乎是我们学业之余唯一的去处,是每个人大学生活的重要场域,也是回望过去记忆驻留最多的地方。

东门外是个小小的十字路口,摊位最多,叫卖声最热烈,卖货人眼神最灼灼。一有人出来,这些眼神就会喇喇射出“丘比特之箭”,极尽“吸引”所能。眼睛不敢乱瞟,生怕对上哪个热烈期盼的眼神,一旦发现不会光顾,那个眼神会转瞬冷淡,甚至带上怨意,嘴角一撇露出一种鄙夷。

就我而言,看与逛比买更多。羞涩的囊中,虚妄的自尊,只看不买形同逗你玩的强大羞愧,让我难以忍受卖货人或热切或审视或清冷或高越的眼神。

但东南角有一个摊位,无需顾忌,眼神尽可自由落脚。那里有羊汤、八宝粥、馅饼、土豆丝卷饼……我看的是凉皮。卖凉皮的是一位中年妇女,有时她在应酬顾客,有时在准备食材,有时对上我的目光,我们会相视一笑。有时我会迎着目光走向她,有时我会眼神流转去往别处。

脑中时常浮现的,是那个夏日周六的午后。我跟舍友出来打牙祭,她想烤地瓜,我想吃炒凉皮。她径直向东,我拐向东南。午后的阳光刺目寡白,中饭高峰期已过,沸反盈天的嘈杂声消退,食客寥寥,摊主大都在打盹。

我一步跨进凉皮摊,那幅影像就撞进了眼帘。她斜倚在躺椅上,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,两臂搭于扶手,一本书半立于肚腹,左手扶着封面和近一半的书内页,右手捏在离离右半扇的一页右上角。黑框眼镜上边框闪着太阳光,闪亮了她的身形,闪退了周遭。那一刻,世界如此安静,时光如此轻柔——一种朦胧的美妙。

我立住脚,悄声蹲下,坐在马扎上。几分钟过后,她目光转动看到我,嘴角上扬,一抹笑出现,面容闪亮起来。我也跟着嘴角上扬。那一刻,我们似乎远离尘嚣,坐于山巅,脚下是流动的云烟,身旁是昂然的大树,头顶是蓝天白云,触手可及。风卷,云舒,烟散,我们相对相视,不言不语。

忽然,她的眉毛一动,嘴巴张开。微笑不见了,烟云不见了,群山、大树、蓝天、白云不见了。重回人间,我变回食客,她又成摊主。

“吃点儿什么?”她站起身,神情有些慌张,带着怠慢顾客的羞愧。

“来份炒凉皮。”我能听出自己声音中的失落。

“好来,马上哈,稍等。”她合上书,摆在椅子上,一步迈到摊前。洗手,擦手,点火,下油,打蛋,然后油菜、豆芽、凉皮、调料,颠勺,爆炒,出锅。她个子高挺,留着齐耳短发。她的面容,在阳光和灶火的映照下,散发出温婉的气息,随着袅袅烟火,腾升。我第一次理解到生活和生命的区别。

她双手端来热气腾腾的凉皮,舍友正好回来,我们说着各自吃起来。她洗了手,斜倚回躺椅,打开书,又回到山巅,云中,树下。旁边打盹的摊主陆续醒来,三五人凑在一起,下起棋,打起牌,“啪啪”的落子声、摔牌声,看客的议论声,隔空对话的吆喝声,此起彼伏,尘世又喧嚣起来。

那年整档案,说需要学校加盖个印章,于是毕业十年后,我再次踏进母校。丹楹刻桷,雕梁画栋,金色毛体校名闪闪发亮,校门还是那样古朴又现代。蓝天穹顶,孔夫子躬身微笑、叠手仰望的样子还是那么温和。

“啪”,校办老师痛快地盖上印章。说明情况1分钟,寒暄3分钟,盖章半秒钟。我从东海之滨,穿越千里来到西南腹地,带着一张薄薄的B5纸和一颗杂糅着兴奋与失落、追忆与慨叹等诸多莫名情思的心,用了不到5分钟就把事情办完了。

走出办公楼,我站在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仰望,眯着眼睛。天空携着白云,远走高飞。树冠庞大,厚重的叶子压着长长的枝条,散垂,像老鹰的翅膀。叶子还是绿色的,但是跟春夏的绿不同,透着经霜后的冷和硬,那是它的骨头吧。一旁的逸夫楼,是后来盖的科技楼,看着跟其他的教学楼没有太大不同,除了新一些,楼体白一些。

剩下的时间,干什么呢?似乎应该在校园转一转。

桃李园的假山、小桥、亭台、荷塘、青树,还都是曾经的模样。学院还是那座楼。走上二楼,推开左手南向的教室门。桌子还是那些桌子,摆放的样子也都一样。里面空空的。同学们都去了哪里,只有窗根下第三排第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姑娘。时光泛黄,那是我的位置。可姑娘不是我的模样。

“你找谁?”逆光泛旧的光线中,姑娘站起来,询问。

是啊,我是谁?我找谁?我在哪里?我来干什么?我要去哪里?

“张嘴半天,我说:‘你坐在我的位子上。’”

姑娘给我拍了两张照,一张我坐在我的位子上,歪头看着窗外,一张我站在教室门里,似乎是姑娘从外而来,我给她开的门。

物是人非,总归令人怅然。怅怅然,我出了东门。瞥向东南,露天摊位不见了,摊主们不见了,摊主们搭建的棚子也不见了。一排三层商业楼杆在那里,整齐的门面房,鲜亮的花招牌,尖尖的楼房顶。门面房的主人,还是那些摊主吗?炒凉皮的老板娘,是否在某间房子里?闲暇时,是否还会静静地翻看一本书?

东方的天光依旧亮堂,背后的光线逐渐暗淡,门面房的花招牌依次亮起来,炊烟开始腾升。它腾升的样子,跟当年炒凉皮的样子差不多,跟小时候夜幕降临时烟烟的样子差不多,跟陶渊明的“依依墟里烟”也差不多吧。随之一起腾升的,我想,不仅有人间烟火气,还有曾经的那些人和事,那些细小的美好,那些对美好的觅求。



遥望故乡柿子红

秋末冬初时节,总会有一种带着浓淡季节气息的水果上市。它一点都不贵,大都摆在进城农民的菜摊上,用红彤彤、黄澄澄、沉甸甸的圆润饱满吸引着路人。拿起来咬一口,脆生生、甜津津的。有的则可以剥开薄薄的外皮,吸着吃里面的浆液。满口生津之余,会让人通体感受到天地间暑去寒来的那一缕清冽。

它就是柿子。

看到市场上的柿子,我就会知道,家乡的一棵棵柿子树红了,红遍于岭岭山间、房前屋后,红遍于氤氲田园、袅袅炊烟。

深秋的柿子树,褪去了夏日绿得油亮的繁茂叶子,露出了苍劲而沧桑的铁干虬枝,恣意地伸向天空。一串串火红的柿子在万木萧瑟、西风凋零中格外醒目,红得张扬、红得跳跃、红得闪烁。若有那更晚下树的柿子,还会遇见漫天飞舞的白雪,在雪中更显娇艳。

那些记忆中的定格,就是一幅幅写意的中国画,无极写意。

看到柿子树,我会经常想起三毛的诗:“如果有来生,要做一棵树,站成永恒。没有悲欢的姿势,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;一半洒落荫凉,一半沐浴阳光。非常沉默、非常骄傲。从不依靠、从不寻找……”

在我的家乡,柿子树以及柿子,从来都不是主角,从来都没有受过特别精心的摆弄和照料。

这里极目四望,是苹果树的海洋,苹果是乡亲们过上小康生活最重要的保障。相比之下,柿子树是寂寞的,更或许,一年三季都是被遗忘的,唯有秋天柿子红了,乡亲们才想起它来。

家乡的山岭上、房屋旁的柿子树是什么时候有的,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在我小时候,那些树就在了,永远是高高大大的,永远是夏季绿荫、秋日红遍。我也没听说,村里谁家用心地种植、管理着柿子树,因为大家谈论的、忙活的都是苹果树。

但,柿子树就在那里,不喜不悲、不声不响,沉着从容、四季轮回。一年之中,唯一的高光时刻,就是那一树鲜艳的红果,被乡亲们挤点时间,爬上

树杈,用特制的杆子折下来,装进袋子里。

柿子收获后,硬硬的、湿湿的,无法下口。小时候我住在姥姥家,每当柿子收获回家,姥姥晚上总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蘸柿子,以脱去涩味。她要烧一锅温水,在一口大缸里用温水泡上柿子,再用棉被盖着保温,期间还要换几次水。很快,柿子的涩味就没有了,变得清甜甘甘。柿子酥好那一刻,姥姥总要挑一个最大的给我,安抚我吃柿子的急切之情;有的时候她甚至把我从被窝里叫出来,让我睡眼朦胧地捧着啃。每天放学回家,她总会早早地拿出一个柿子放在炕头上焙熟,让我吃完柿子再写作业。

遗憾的是,直到今天,采摘下来的柿子始终没能浩浩荡荡地走向更远的外部世界。它不耐储存,经不起长途运输的颠簸。家家户户的柿子只能作为副产品,摘下来给老人吃、给孩子吃,给左邻右舍、三里五村的亲戚朋友吃,捎到县城就算是很远了。再有剩下的,就拿到附近的集市上摆摊卖掉,赚点零花钱。

但,村里那些在我从小就有的柿树至今也没有消失。对于乡亲们而言,或许觉得这是一个村、一个家顺理成章该有的一棵树,祖上就有,应该传承下去,这是生活的一部分;收获季节那一筐一篓的红柿子,也是知晓节气更迭、稳稳当当过日子该有的东西。

他们不懂关于柿子的那些风、雅、颂,他们不知道千年前的齐白石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里有柿子,也不知道国宝白石常画柿子;他们不会吟诵诸如“风在竹檐人在定,乌衔红柿落柴床”的佛意诗句;他们也不会过多地沉迷于“柿柿如意”的谐音中。他们只是很朴素地觉得,柿子树也有生命和灵性,长这么大不容易,所以即使他们被累累的苹果累弯了腰,也没有随意抛弃柿子树。

而如何让柿子克服不耐储存的缺点,让它们成为收益更高的水果,也是家乡各级主政领导、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不断探索的事情,如,果品深加工、柿子采摘游,等等。

热切期盼,这山川大地能够流金淌银,让我的父老乡亲,脸上滴着汗、心里乐开花!

少说多做、热心助人、吃亏是福,这是我父亲——一名农民共产党员做人的信条,也是他教给我们的传家之宝。

父亲年轻的时候闯关东,拉地排车、搬运沙石,出了一年的苦力却只挣了几个铜板。后来因母亲一人拉扯不了我们姐弟7人,父亲又回到了山东老家,在生产队里劳作。因父亲是个少说多做的老实庄稼人,社员们一致推选他当了生产队副队长。后来大队党支部又根据父亲的为人和工作能力,调他到村里最穷的第12生产队当队长。父亲不怕吃亏、不怕吃苦受累,走马上任担起了重担,从此一年365天都是早上顶着星星走,晚上披着月光归,一千就是12年,直到1983年全村实行包田到户,父亲才卸下这副重担。

父亲在外不怕吃亏受累,在家里也是如此。我爷爷奶奶只有一幢房子,父亲听从爷爷奶奶的安排,把祖辈的遗产让给了哥哥,我们全家直到1963年才用省吃俭用攒下的1100元买下属于自己的住房。

父亲有一副乐于助人热心肠。从单干互助组到生产队,谁家打井,父亲都是第一个主动去帮忙,而且都是抢着干井下挖泥这个最苦、最累、最危险的活儿。时间长了,他的双腿被凉水冰的青筋突暴,患上了静脉曲张病。家人催着他去看医生,他总是以不碍事搪塞过去。父亲还是个能工巧匠,村子里哪家修房盖屋垒平台,都能看到父亲在那儿忙碌的身影。我们邻居有两个五保户老大娘,她们的房屋修缮、庭院卫生、劈烧柴、挑用水等日常杂活全由父亲领着我们姐弟几人包下了。不论在生产队领着社员干活,还是在家里领着我们姐弟7人干活,父亲都不是指指点点、唠唠叨叨的指教,而是做给你看、领着你干,样样活计都干在你的前头,让你无可挑剔、心服口服。

父亲在他86岁高龄的时候驾鹤西去,但他少说多做、热心助人、吃亏是福的精神和美德未老,正在他的儿女身上延续着……

午后,小睡一个小时,醒在煦暖的阳光里。坐在床沿,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幽香。拉开白纱窗帘,但见阳台东侧的四季桂,骤然怒放。

青绿色的纤细枝条上,一朵朵淡黄色的小花,在两三片碧绿的纺锤形叶子的佑护下,傲然挺立。四片肉肉的花瓣中间,是小米粒似的娇黄的花蕊,细细碎碎,很容易忽略,但是,你若凝目注视,却发现,它似乎占据了整个阳台。她的香味奇特,清幽袭人,浓香远逸。俯下身子,凑近她,贪婪地呼吸一口,沁入肺腑,混沌的大脑,顿时清爽。

桂花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,不开花时,满树只是茂盛的绿叶,开花时也得仔细地从业叶丛里找寻细细碎碎的花朵。她娇小、柔弱,不与繁花斗艳,但是她的香味独特,似乎有一种魔力,让人沉醉。

特别喜欢坐在她的身前,痴痴地凝望她柔美的身姿,嗅闻她浓郁的幽香,俗世烦琐,尽抛于脑后。午后的阳光,斜射在她的身上,泛起耀眼的光芒。

记忆中,老家的院子里栽植着一株金桂,葱葱郁郁,身姿挺拔,在青砖红瓦间,摇曳着悦目的青翠,在炎炎的夏日,婆娑着惬意的清凉。深秋季节,金桂开花了,花朵硕大,椭圆形的叶片宛如碧玉,黄澄澄,明艳艳,厚嘟嘟,很有质感。街门前,那条幽深的小巷,从早到晚,氤氲着浓郁的芳香。邻居经过门口,都要忍不住驻足良久。每到放学后,我会跑到金桂旁,沐浴着烈烈的气息,昂起头,痴痴地凝望着黄艳艳的花朵。秋风拂过树梢,枝摇花动,簌簌而落,落在头顶、肩膀,朵朵馨香。问花花不语,低头蹙眉,娇羞宛然。这时的金桂,素蕊吐香,楚楚动人,仿若一个明艳少女,在瑟瑟风中眨着明眸,摆摆着婀娜腰肢,亭亭玉立。启朱唇,眸娇眼,吐芳华。总觉得她会灿然而笑,总觉得她会轻声低语,她在风中摇曳,在阳光下闭眼,在寒露中晶莹。

四季桂的花朵很小,花香不浓,可是,每月都会开放,细细碎碎的小花,微不可闻的花香,装饰了深秋的阳台。她身旁的箭竹,斑斑点点,金光粼粼,锐利依旧,可是,她的根部隐隐泛出淡黄;景天的叶子翠绿厚实,繁茂葳蕤;绿萝绕着铁栏杆,缠缠绵绵。四季桂夹在中间,很不起眼,可是,你回头细看,却被她惊艳,在不起眼的隅,悄悄吐露芳香。

秋日的午后,很喜欢坐在阳台一隅,捧着一本好书。手边的茶杯,漾出袅袅雾气,丝丝缕缕的茶香氤氲。微暖的阳光透过玻璃斜射进来,照在纤细的桂花身上,泛出熠熠金光。那鲜活的文字,深邃的思想,卓越的见识,随着淡淡的桂花香味,慢慢浸透我的心中,我的全身,暖融融的。

望向窗外,天空湛蓝,远山似黛,层林尽染,火红的枫叶像簇簇火焰。茂密的森林,蜿蜒的河水,青砖红瓦的民居,缀在枝头的红艳艳的苹果,突然响着在马路上的载满红苹果的的一辆辆三轮车,仿若秋日里的一幅水墨画,让人平安喜乐。我贪婪地呼吸着奇异的桂花香味,眺望远处的山水,陶醉在美景中,无法自拔。

储存起来,在漫长的冬天泡上一壶当茶饮,喝起来有股子青甘的味道。

小时候,放学后母亲让我去拾草,我就拿着镰刀去割这些长得跟女孩子的长发一般的牛筋草,背回来晾干,做饭时引火用。

牛筋草也是牛羊爱吃的草。一到夏天,那些放牧人就会赶着羊群和牛群到田间地头吃草。牛羊吃牛筋草,像是给它们理了发。用不了几天,牛筋草就跟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头发了,蹭蹭地又长起来了。

有一年夏天,在我家自留地旁的牛筋草里发现了一窝不知名的小鸟,我想把它们拿回家养着,心地善良的母爱不让,说:“你把它们拿走了,它们的父母不着急啊!再说了,你拿回来养不活的话,不是祸害了一条条生命吗?”

母亲的话顿时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打那以后,我经常过去看那一窝小鸟。我感觉它们的父母一定很聪明,用这样松软的牛筋草做窝,既不用铺垫,还牢固稠密,也不用担心雨淋或是大水把窝冲走。

我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,就是路旁这窝小鸟周围的牛筋草都让牛羊群啃干净了,唯有这一窝里面有幼崽的牛筋草,羊和牛都不去吃。看来任何动物对生命都有悲悯的一面,这或许就是大自然生存的法则。



牛筋草

里,慢慢活了下来。

渐渐地,农人发现这种草也并不是毫无用处。因为根系发达,它可以固牢地堰、沟渠,把土壤死死地控制在它们的根系下,避免下大雨发山洪把地堰子、山路、沟渠冲毁。慢慢地,地堰、沟渠旁都出现了它们的身影。还有那山间小路上,驴车、马车压过的地方,两条白哲的路面弯弯曲曲地伸向无尽远方,中间和两侧的牛筋草旺盛地生长着,远远望去,油画般诗情画意。

我想,如果有哪位画家把这条小路画出来,一定很美,也很浪漫,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田园美景。

牛筋草还有更妙的用处。

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清贫年代,长年累月下地劳作的母亲关关节节的时候,会把牛筋草叶片剪下拿回来,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晒干煮水喝,说是可以消炎止痛。剩下的,她用罐子